

豫章叢書

第四五冊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一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書

答安撫徐矩山書 庚申

伏自三月四日荐領尊賜翰墨嘗附便遞拜答比者  
恭審出命中宸予環外服大則踐政塗之地小則歸  
從橐之班綸綍一頒摺紳交賀況於門人弟子六載  
間闊誨侍自此乃日快厥心長有樞趨之便其喜實  
倍等倫方欲馳牘以賀而又荷軫念再捧教函餽以

賜其貧書以發其隱感激交并有如先生時之正人  
朝之重望與西澗葉先生在履齋更化之初蓋天下  
擬其爲第一番召客矣拂鬱公論以至于今今右相  
還朝無日不委曲爲諸賢地於是當召者始召而先  
生與西澗先生首在弓旌之招矣前日公論之鬱者  
至是而始舒朝野蓋共爲之慶愜也抑齋意一二先  
生還已就治否但所慮者抑齋老先生未肯便出耳  
愚意謂不如歸此二大老於朝細氈廣厦珍閒之館  
以佚之別命時賢爲先生及西澗先生之代然後爲  
得但未知愚說得行與否也履齋此番再相聲譽頗

減於前不甚惡丁之黨而善類曾仕於謝之時者每  
以爲謝之黨某一日勸其召外間諸賢答以外間今  
無賢可召某試校舉未召者且及於福建路監司四  
人履齋至謂葉先生爲謝之黨某力辨其不然而終  
不以某之言爲是也今右相則不然內無私人外無  
雜客進擬必詢於眾必出於公除目日有快人意者  
若得政事一出於中書使得以盡展布天下庶乎有  
瘳但今有用忠樸謹實之人不得用譁訐取名之輩  
使所用果皆忠樸謹實忱國之福但恐緘默  
取容者便謂之忠樸謹實切直敢言者便謂之譁訐

取名則不可耳今庸齋已不來西澗又未至在朝幸  
有王脩齋江古心劉朔齋及洪恕齋數公耳而楊平  
丹已召可繫天下之望更得先生與西澗先生蚤入  
氣脉必漸完復也某待罪于茲家鄉不堪回首直是  
無况味所願武備修齊今秋虜人不敢再渡所在殘  
破州郡漸漸修復鄉里亦稍得如其舊故山可棲則  
汰斥而去甘矣浙西初有缺雨之患今已霑足自江  
西來者亦云然一稔在望亦可少遂憂國之願想治  
境亦更氣象佳好所望如此也區區有懷侍日并謝

答提刑李後林

前者嘗剛吳尉之便拜書籤室自後疊捧教墨嘗奉  
一箋託鄱陽同年趙書記稟復茲於志夫處又得近  
所賜書敢因志夫之歸率爾具答秋壑先生歸相甚  
加意人才如庸齋先生之得溫陵陳千峯之帥廣右  
平舟西澗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爲諸賢地  
也趙德夫之爲秘書歐陽巽齋之爲檢閱陳和平之  
爲架閣又專以恬退而加旌錄近時後村復以秘書  
監召日閱除目多是快活條貫使天福宗社政本盡  
由中書太平日月可冀但有不能不遇巷納牖處耳  
此更看天意秋壑安則諸賢有望否則覆出者不知

幾人矣履齋之初治壘不曾淨潔至于今倍覺費力  
敵國外患之稍紓法家拂士之未有忱如尊誨秋壑  
先生未入國門前兩日之際授既正相位後戒譚訐  
取名之指揮近者初四日無非貶謫之天筆皆使人  
凜凜也九十日春晴霽少三千年內亂離多吟哦此  
語每切浩嘆所願今年秋風高時無去年虜哨之事  
秋壑先生只在廟堂久之須有回斡機軸否則裴度  
復出視師氣象便又非今所觀矣此間非可久處之  
地家鄉又殘破無可歸賤累又累其若之何先生丐  
祠今廟堂却恐決然未許且是脩齋古心二先生相

與扶護甚至集賢亦甚相知決無履齋末路之危疑也鄉邦除人尙是此月十八日與新廣德趙丈交割必是二十日方去自五月十五日無太守至七月十五日左右方有之鄉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樣不堪回思也陳致廣府判廟堂甚注意次第亦必得庵矣平齋帥廣集賢蓋謂今年虜決不自廣至故欲以前此廣右規模行之平齋素有威譽爲廣人所信是以易節江上則要做托裏工夫故用李叔興也志夫且喜已成事王戌可到殿可喜可賀學舍諸公本欲留之過十八建儲後却歸志夫謂業已辭齋間間有



恩例而復留似有顧戀不若飄然竟去趨向如此亦甚高也集賢歸來且做了一件大事幸甚幸甚此前時宰相所不能者也宗社無疆之休宣鎖又是怨齋當筆拜相建儲已兩番大典冊矣父子一家皆兼內外兩制豈人所易及亦甚傾意先生令某導意某輪對在後月初或趨入此月末謾勾尊悉令嫉之關某未知曾成否前者得其書云此辟若成則可留鄱陽佐叔父城守故某以爲不可今聞尊諭關與倖皆在建陽則無不可者矣終不若涵養望實待太平之闕爲尤佳僭越及之拜復草率萬臯仰祈尊察

答發運洪右司

某江西下士素欽先正之風節文章恨不獲身親而  
師之象賢有人如老泉之東坡紫巖之南軒乃所願  
承下風而望餘光也不自意癸丑僥倖誤恩時遇先  
生長者彌綸省闕某得遂拜履幕下辱盼甚異又值  
褻裳去國凜然高風萬年莫能回之某雖欲再侍見  
不可得也僅以拙句鳴心過厘覽擲自時厥後某惟  
天之屯值人之否致命遂志於山林之間望紫氣如  
隔蓬萊弱水三萬里無負緣聽教誨獨日冀金昆玉  
友正人登用轉旋機軸以福天下而跟釘未拔之日

乃聞確執先正在寶紹間介石之真心不爲利屈化  
尅旣改盡似端平而猶煩使傳何耶給餽之不窮議  
築之不擾簡在上心而權用必矣某疎謫不足爲時  
用去年鄉侯陳刪修家書能道執事先生力借齒牙  
餘論於公朝俾叨誤召不求而薦此前輩諸老之用  
心而今人之所無者某何以得此於門牆哉自爲此  
來首合卽以書謝又念執事先生方爲古人之公某  
何敢爲今人之私用是未敢然每念及此亦不滿寶  
絨珍饈反拜先施某之媿可死矣回風畧此聲意又  
不能端且悉圖君子之歸爲國上之報則所願也伏

句賜察

與知軍王南可

某不拜儀範者十年不奉詞候者亦三載可謂取疎  
外於大君子之門矣然屈指當世人物則必曰執事  
念賢仰德此心實未嘗疎外也去年冬伏聞把麾橫  
浦清標勁節與庾嶺梅花相映照宜以一書賀然某  
謂履齋新更大化與先生長者非不相知要之則當  
待之柄烏臺清之則當使之望粉省不當淮陽汲黯  
平原望之也不惟未愜公論亦未愜愚意故不敢以  
爲執事賀履齋此行可爲而不得盡爲又竟成去去

之日庸人孺子小夫賤隸皆咨嗟歎息滿道履齋身  
計則得矣如國何所幸秋整來歸人望猶有繫屬前  
者賢之未聚自今猶庶幾此乎聚之執事行且召矣  
江上肅清一舟一騎不留實爲大慶吾國永世之福  
吾相蓋世之功也頗聞大府管下數邑有寇縱橫不  
知信否此等饑民嘯聚料亦易帖安之也外阻內訌  
一切皆息風寒數處一切用功必使今冬以拂吁虜  
渡江亦不敢來然後吾民方有向安之望經綸之手  
恐不可袖也某僻鄉乃甘棠遺愛之地寇敵在近南  
北皆止三百餘里當事仕者恬不爲備禦計已不能

爲而又忌人爲之遂誤生靈化爲魚肉延及清江亦  
同此駭言之甚痛也某待罪于茲念此全無好況所  
幸南寇旣北之後漸可經理然神觀豈得頓如昔乎  
云云未繇侍見惟有匪朝伊夕迎拜脩門耳天向暑  
伏惟爲吾君吾國壽斯道斯文某不勝拳禱

回提幹陳志升書

某相知以心不敢復爲寒暄長語以溷聽瑩首祈鑒  
察某伏自去年冬得侍誨論無非適用之長籌濟時  
之良策使執事之說與某之說皆得行郡有城城有  
兵鄉有寨虜豈遽易入入亦豈遽易殘破奈之何苟

安者不肯爲嫉能者不樂爲百計千端必欲撓敗萬一虜若不來其說似未害也然虜在數百里間中間又無險阨阻障豈有不至哉虜至而前之苟安者嫉能者皆受害矣以此見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事亦未嘗有不能爲之人患有不肯爲不樂爲之人沮撓之耳豈獨吾州哉某去年在山林時真自念未能有功於國深欲護其鄉乃所以報國反覆思念惟有築城壁葺山寨而皆教閱民兵以衛之貧富相資主佃相養一可以不費官司二可以消弭盜賊三可以輯睦鄉里四可以防遏禍亂寓兵於農相友相助三代

之良法也而當時昏昏之人聽贖贖之說第一不肯  
築城第二不許修寨第三不許教兵而輕儇淺躁忌  
功生事之徒倡爲讒言煽惑臺閫而不許寄居干預  
之令下矣寄居與豪傑措置非自爲也乃朝廷之命  
州郡之請也驟請而驟罷之在某者固無所損而一  
切寄居豪傑並不敢干預武備規模盡皆廢壞銷兵  
橐矢自謂太平不踰時而虜騎至矣誰之罪哉天眼  
昭昭必有受其責者矣某去年山寨民兵旣皆爲所  
罷無一可恃方只得爲自全計謀趨召命前時毀家  
教習所費甚繁無以爲行計又一月而後能動所以



不敢告別者恐有牽率于左右也某正月三日起行  
又以辭免校讎乞從舊班之請未下至豐城候之上  
元日方始得報十七日起行至臨川則聞哨馬已在  
豐城隆興對岸矣去鄉一百二十里履平地而入空  
國知必受禍但此身已出歸亦不能徒手搏虎徒自  
悔自恨日憂日愁奈南鄉一帶雖有尊契兄之可恃  
而在城則如之何某離郡後鄉曲更無一人自西來  
疑慮日甚至玉山風坪聞靖江一走卒風傳吾郡已  
破尤未之信至白沙渡遇陳刪修之子推院來迎其  
父得其家書則吾鄉郡果被虜哨矣西望慟哭果無